

□陈思炳

人的一生,风云变幻,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人生成长的过程,都蕴含在“加减乘除”中。

追求加法。人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到化作一缕清烟而去时止,无论在生理上、心理上,还是在生活习惯上、思想方法上,都在时时刻刻发生着变化。从10岁的童年,到20岁的青年,再到“三十而立”的壮年,到“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的中年,所发生的那些变化,总的来说是“加法式”的,在追求加法的过程中成长的。学生时代,十年寒窗,刻苦攻读,为的是积累知识;步入社会,风餐露宿,奋力拼搏,为的是升职加薪;娶妻生子,购房买车,为的是营造安乐窝。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从弱到强。从启蒙读书到学有所成,从谄事到洞察社会,从白手起家到大展宏图。从一个人到两个人的出双入对,从两个人到三个人的幸福家庭,都属于加法范畴。在追求加法的过程中,有快乐,有痛

□沈樾

1934年12月21日,卜居上海的鲁迅以白描的手法写了一篇杂文《阿金》。这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受雇于一位洋人,就住在鲁迅家的斜对门,所以,她的举止言行常人鲁迅的视线。阿金特喜欢打听家长里短,毫无顾忌地四处张扬,尤其是那些风流韵事,诸如张家女人“偷汉”,李家男人“没有人要”,赵汉和顾嫂又“姘”上了,阿金更是津津乐道。由于她的流长飞短,时常引起“巷战”。鲁迅颇为感慨:“讨厌了她的大声会议,嘻嘻哈哈了。自有阿金以来,四围的空气也变得扰动了,她就有这么大的力量。”阿金不负责任的搬弄是非、挑拨离间引发不少麻烦,那位洋人无奈将她辞退,巷里重归平静。



长桥卧波 吴绍康摄

□毛汉民

笔尖上有天堂

听说我在报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周围认识的人都很感兴趣,但接下来,更让大家感兴趣的差不多是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能赚多少钱。当我回答,很少,也就是一包普通的香烟钱,甚至可能一分钱都没有时,大家的眼神瞬间黯淡下来。

是的,在如今这样一个注重物质的社会,人们已经习惯把什么事情都与金钱联系在一起,习惯用金钱来衡量所有事。我并不是一个多么清高的人,写文章也是为了钱,当然,更多还是出于对文字、对写作,发自内心的热爱。

金钱的确是好东西,天下谁人不爱?即使是圣人孔夫子也是爱钱的,他老人家就说过:“富若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但接着又说:“不可求,则从吾所好。”

□缪一舟

人生的意义

人生的意义在哪里?这是一个因人而异、世代相续的终极问题。

从自然属性看,人生一世,草生一秋,生老病死,一切自求,无所谓意义。但从社会属性看,人生又充满勃勃生机和丰沛意义。因为人生是一场生命的旅行,是天地、父母给予的弥足珍贵的唯一。

进入历史的星空,先贤们用智慧和担当谱写的人生意义光耀千秋。孔夫子倡导人生“三立”:立德、立功、立言。践行有教无类,勉励弟子“厚德载物”“自强不息”;

苦,有笑声,有眼泪,虽有得有失,但总是不停地在加,一直加到无论精神、物质,都攀登到力所能及的高度。

需要减法。人生旅途上,就像背一个大大的行囊,每走一步,都往里装一样东西,学历、职业、妻子、孩子、房子、票子、位子……行囊越来越重,行走越来越累,阻力越来越大,快乐越来越少。睿智的人会主动做减法,爱因斯坦对自己宿舍的要求只是有牛奶、饼干、水果,再加一把小提琴、一张床、一张写字台和一把椅子即可,且主动将自己的年薪由1.6万美元降到3000美元,这是减财产。他说:“每件多余的财产,都是人生的绊脚石,唯有简单的生活,才能给我创造的原动力!”范蠡在“三千越甲可吞吴”后,辞去一切职务,激流勇退,泛舟五湖,这是减官帽;张良助刘邦“打下江山”后,告别繁华都市,富贵生活,隐居山林,吐纳养生,这是减享乐;季羨林摘下“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帽子,这是减名

气;钱钟书“不吃不明不白的饭,不花不干不净的钱,不见不三不四的人,不说不痛不痒的话”,这是减应酬。凡此种种,非但没有影响他们的生活,还使他们活得更潇洒,更自由,更让人钦佩。人生多做减法,节欲尚简,纯净心灵,欣赏沿途的风景,有舍才会有得,知足就能常乐。

贵在乘法。相同的人生,为何有人进步快,有人进步慢。有人成功率高,有人成功率低。有人成果仅是算术积数累加,有人成果却成几何积数增长。除个人天赋外,从某种意义上讲,就看你在关键时刻能否把握住人生,而实现人生的乘法。比尔·盖茨在人生关键时刻选择了微软,这一选择为他日后的辉煌奠定了基础,假如他当初不选择这一行,他完全可能变成一个普通人。鲁迅当初是学医的,假如他不改行从事文学创作,他完全可能仅成为一名普通医生,也就没有作为文学巨匠的鲁迅了。还有居里夫人选择了“铀”,陈景润选

许不会是一个失谬的结论。

鲁迅塑造的阿金形象距今已有90多年了,但阿金的亡灵还在我们的身边徘徊,只是她穿上了现代的外衣。诸如:张家新买了住房,有人就会打听是房贷还是自筹资金?是房贷,贷了多少?某领导对年轻的异性下属稍有关照,有人就会猜测是否心怀叵测。隔壁小夫妻俩少了欢声笑语,有人就会揣测其感情是否出了问题,并千方百计探个究竟。李家娶了媳妇,有人就会把女方的底细打听得一清二楚,还放出冷言冷语;不过如此。

每个人都因自己的社会地位、族群、利益等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处世可有所分歧,待人接物可不尽相同,但是,不伤及他

择了“哥德巴赫猜想”,屠呦呦选择了“青蒿素”,袁隆平选择了“杂交稻”,都使他们的事业步入乘法的快车道,让生命之光大放异彩!

善用除法。有哲人曾写下个著名的幸福公式,幸福程度等于目标实现值除以目标期望值。也就是说,在目标实现值固定的前提下,目标期望值越高,幸福程度越低,而期望值越低,幸福程度越高。人生要有目标,但目标的设定要符合自身的实际,经过努力能够实现的。若目标过于高大上,远超自身能力和条件,成为“镜中花水中月”,那只是空想,容易造成目标期望值和实现值反差太大,使人产生失败感、自卑感、失落感,步入眼高手低、自寻烦恼的怪圈。人生追寻远大目标,应从“近小”目标开始,先把期望值放低些,在一步一步实现小目标的快乐进程中,逐步攀登理想的高峰,这就是人生除法给我们的启示。

人则是最大的公约数,它绝对超越政治,无关立场。因此,不必去打听他人做了什么,也不必打听他人做了多少,做好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自己愿意做的事、自己有能力做的事。现代社会崇尚宽容,对他人要求不宜过苛。

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有一方“国王都不能入内”的“禁地”,不当地探听他人的隐私,是犯忌的,因为它侵犯了他人生活的自由空间。豁达的人,从不探听他人的隐私;大度的人,从不张扬他人的隐私。谁都能感受到,如今的生存环境自由多了,宽松多了。但是,“阿金”们的存在,使得正常人时刻保持戒心,人际关系不再简单明确,处世变得复杂,生活过得很累,因为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友善的底线。阿伦特曾把公民间的友善视为公民社会的核心价值。不妨想一想:假如人人都面对“阿金”,处处设防,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一旦不同阶层、不同利益者之间都筑起了一堵“心墙”,“和谐社会”又从何说起?但愿我们身边少些“阿金”!

□朱辉

穿过的鞋

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对于如今的年轻人,“光脚”像是个来自古代的词汇。我们“60后”都知道,直到上世纪70年代,孩子们光脚上学,在广大农村都是普遍现象。

我有幸在上海度过童年,生活条件相对好许多。但袜子也常常打补丁,鞋子都是奶奶亲手做的布鞋,北方人称之为“千层底”。一层层布之间刷上浆糊,压实了,用很粗的线一针针密密麻麻地缝制。鞋底很厚,耐磨但不防雨。

如今穿新鞋是件让人愉悦的事,当年穿刚做好的布鞋体验可不愉快,通常十分夹脚,走起路来血液循环不畅,脚骨很痛。起码经过一星期以上的磨合,才会渐渐合脚。若是刚穿上去就很合脚,穿不多久肯定松松垮垮,感觉像拖鞋。所以老辈人爱将婚姻比喻为穿鞋,我们这代人还能理解其中含义,新一代就不怎么能共鸣了。

□曾德风

植物也有心机

美国科学家发现了辣椒辣的原因:那是辣椒为了保护自己的种子不被哺乳动物吃掉。

辣椒中含有一种称为辣椒素的物质,能够刺激皮肤和舌头上感觉痛和热的区域,使大脑产生灼热疼痛的感觉。科学家对生长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南部沙漠地带的一种野生辣椒进行研究,观察哪些动物以辣椒为食。结果发现,生活在附近的沙漠鼠类等小型哺乳动物根本不碰这种辛辣食物。吃辣椒似乎是鸟类的专利。实验表明,辣椒果实被小型哺乳动物吃掉,种子经消化排出后,几乎不能再发芽。而鸟类的消化系统基本不对辣椒种子造成伤害。

专家推测,只对哺乳动物起辣的作用的辣椒,可能是辣椒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针对哺乳动物和鸟类不同的消化系统发展出的生存策略。辣椒素刺激哺乳动物的味蕾,使它们感觉不适,不再以辣椒为食。这可以保护辣椒种子免于被破坏。而鸟类不伤害种子,还能将种子洒播到广大的地区,这对辣椒的生存很有利。

在许多公众场合尤其是在在工作现场,著名电影导演谢晋生前多以冷峻、严肃、顶真的形象出现。然而,谢导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之神,而是一位有血有肉之人。工作之余,他自会打回生活的原形,在还原自我的真实性情中与亲朋好友玩在一起、乐在一块。

因工作关系,我曾40多次接待回老家绍兴上虞的谢导,每次回来他都会先行与我联系。除了公务接待,期间他的一些老朋友也会安排与其小聚。而无论是公务接待还是朋友雅聚,他最爱喝的就是老家的女儿红了。这不,他在老家谢家塘的居室里还专门挖了个窖窖,并藏了不少女儿红。

谢导爱喝酒,源于从小的“培养”。他曾告诉我,孩提时他的爷爷总喜欢用筷子在酒杯里沾一沾,然后将筷子送进他的下嘴巴里。“吧嗒吧嗒中,我的味蕾似乎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冲击,在皱一皱眉毛并回味再三后,留给我的竟然就是一‘尝’钟情。就这样,我开始慢慢爱上了这个灵物。”说起酒,谢导仿佛回到了当年,“有一次,家里人找遍全屋就是找不到我。原来,我趁大人们不注意,偷偷溜进了储酒间。掀开酒瓮盖,‘偷’喝了一点酒。等到爷爷他们在储酒间找到我,我早已醉倒在了地上。”说罢这个“逸闻”,我们似乎也被醉在了这个童年的“酒事”趣谈中。

陪谢导喝酒,无疑是一件幸事。他对小菜的要求并不高,只要有老家的松厦霉干张、谢塘豆腐干、长塘竹壳笋、东关青壳螺蛳等就足够了。喝酒时,他总是不慌不忙、浅斟慢酌,并不时作回甘状。沉浸在他的享受里,我通常还能从他嘴里听到一些与老家喝酒有关的俚语,比如说“笃螺蛳下酒,强盗来了勿肯走”等;而且还了解到他年轻时的酒量峰值,“记得最多时喝过七斤

半”。在老家与朋友聚餐时,尤其碰到一些酒量好的朋友,他也会与大家划拳助兴、“斗酒”添乐。

回忆起喝酒划拳的场景,可谓恍如眼前、历历在目,且丝毫不输电影中的类似镜头。“哥俩好啊,三星照呀,四喜财啊,五魁首呀,六六顺啊,七个巧呀,八仙寿啊,九连环呀,全来到哇……”显然,身材魁梧的谢导不仅气势刚劲、声音洪亮、出手利落,而且多半以取胜告终,进而让其他划拳者纷纷俯首称臣。后来才知,谢导娴熟的划拳技艺,除了年轻时的学习、观察和积累外,也缘于导演工作所需,因而便心有所悟、练有所得、习有所成。

或许是因为有人知道谢导的酒量不错,因而酒桌上也常有人开玩笑“挑衅”谢导。对此,谢导总是笑着予以绵里藏针式的回应,“说实在,我一旦真刀真枪与你干,那你肯定不是我的对手”。于是,彼此相视而笑,不“斗”即“破”。其实,谢导绝非好“斗酒”之人,他从不随便劝酒,不会强迫人喝酒,更不会去灌人家酒。他一直遵循着“微醺方为境界”的品酒准则。我知道,谢导至少有“三不喝”:一是苦闷时独自不喝酒,因为这只徒增忧愁,正所谓“借酒消愁愁更愁”;二是繁忙时不喝酒,因为酒一多,有时反而会忘事误事;三是与三观不合的人不喝酒,因为这会坏了自己的兴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乃此之谓也。

谢导一生喜好喝女儿红黄酒、偶尔“斗酒”,但不贪酒、不嗜酒、不酗酒。即便偶尔喝得多一点,也自是守住了“晃而不倒,呕而不吐,多而不乱”的底线。如果说,品黄酒的最高境界是“中合、温克、慢咪”的话,那么,从谢导喝酒的动机、举止和习惯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大师对品酒的礼数、风度与境界。

我们下雨天穿皮鞋,就会骂我们败家。可是穿套鞋进办公室,在街上走,都显得很怪。

我叔叔也是一个不愿与时俱进的人。1985年他回上海探亲,父亲托他帮我带一双皮鞋回来,好让我在同学中风光风光。结果他花7块5毛钱买了双人造革皮鞋,我硬着头皮穿着去上学,遭到不少同学背后嘲笑。我们班同学家境都很好,那时大多穿牛皮鞋,最次也穿猪皮鞋。

一晃40年过去了,现在我只买人造革皮鞋。倒不是为了省钱,只是想尽可能不去伤害动物,同时又能促进环保。如今穿人造革皮鞋,我已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或许这已是一种文化自信。回想半个多世纪穿过的各种各样的鞋,真的感谢世界赠予我们这代人丰富的一生。

吃掉了,就在原来的地方长出一簇针刺。于是,新芽就在针刺的保护下很快地长出来,一直长到羊吃不到它时,才抽出平常的枝条来。

植物的心机形形色色,远不止上面提到的这些,但对于植物的心机,科学家们到目前为止还知之甚少。植物不像动物,它没有神经系统,它们的心机颇为神秘。从以上的事例来看,有些是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如辣椒之辣;有些如欧洲落叶松,它的随机应变能力,不知是怎么形成的,在遭遇危险后,又是怎样传递信息,马上作出反应的?谜确实很多,而且有些高深莫测。但科学家对其秘密的破译,也出现了一线希望,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从基因层面上来对植物作出分析。植物心机的破译,当是十分有趣的,其价值自不待言。

由植物的心机,我们不难想象,自然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有它们独特的生存方式。存在即合理,只是人类这个号称地球上最聪明的动物,还不够聪明罢了。我们实在不该妄自尊大。